爲了太早禮拜一須上班，在橫濱碼頭街看便宜洋貨後，IT玉樓便乘京濱特急返家了，當下決定禮拜三通電話。雪娘同良子返家，途中問到是否林玉樓肯來大洋公司。良子道：「她已應允現在每禮拜來兩至三次。」雪娘欣然道：「她同你都是天生最好的女演員，如果你們不當明星，那誰當明星？」良子笑道：「她說姐姐是她從來沒見過的美人呢。」

「當眞？我們必須給她一個名義，而且一定須訂一個薪金，她公司也未必知道的。」車到家門才八點鐘，沐浴後兩人看電視。渡邊來過電話，錄音帶放出：「車子一切辦妥，明天開始用車。公司的車，漆了公司名字，是奔馳車，店用長車，我們都可以駕駛。」

這夜兩個同榻，雪娘在被中談及昨天共浴時，見到玉樓好身材，有韓國美人皮膚又白又滑，嫩到使人不相信。」——「中國以前宮廷，就喜歡用朝鮮宮娥。哎，良子，我現在爲你的婚姻操心，希望快快拍成第一部片，若你一跳就大紅，可能防碍你的婚姻。十九了！」——「我不想就結婚呀！」——「不行！只等結了婚不防碍你做事……。」雪娘沒料到袁少德在大洋公司開張後，竟沒兩天在家，而且她不知道袁少德在專心妾台港富人的逃資。她有心希望袁少德愛上良子，以了自己的心事，因爲袁少德獲得雪娘時，是個處男，而雪娘已是人家的側妻。袁少德爲了補過，偷偷同醫生商議，捐獻了一個腎臟給松本，因此雪娘內心作了個假定：「一定要袁少德娶一個處子，自己不同他結婚，也不再嫁，只惟持作永世不離的好友，同居，甚至不同居都可以。」

次日返公司很早，渡邊同兩位女秘書告訴她們，新車都泊在地下車場了。渡邊引她們下到車場看車，白色的奔馳大瓦岡，是五百引擎的，漆了公司漢字和英文名，非常華麗。另兩輛座車，一輛大型皇冠，另一輛本田，前者玫瑰紅，後者是杏黃色：「好了，以後有公司車了。」返到樓下不久，雪娘接到袁少德電話：「我回了東京，叫良子守公司，你來和田銀行總行，步行吧，我會在門內等着你。」

雪娘趕到後，袁少德陪她同入保險庫，用鎖匙開了兩個不同的大抽屜，其一是一本黃金存金証簿子：「你看看，總數是二億美金的金磚，許情今晚在家告訴你。」——「那來這麼多的一筆？」雪娘見他疲容滿面，非常懷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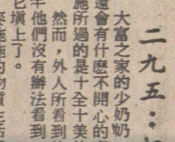
九五一：表示無私開保險庫

二九五：把陰暗掩藏

大富之家的少奶奶，要風有風，要雨有雨，還會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呢？在別人眼中，奈施施所過的是十全十美的生活。

然而，外人所看到的實際上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他們沒有辦法看到，都用自己美好的想像把它填上了。

奈施施的物質生活豐盛得像一大杯滿溢的蜜汁，但她的另一杯精神生活的蜜汁都在逐漸地化淡，逐漸地乾涸，這是別人所看不的亮出來，把陰暗的自己掩藏着，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做法，何況是奈施施這樣引人矚目的人物。現在，她已不是過去在父母呵護下的單純小女孩了，在上流社會打滾了一段日子，她也逐漸漸地學會了比較現實，圓滑的處世手段，她變得成熟，機警了。」江翠剛母親說。她的確把奈施施的話當成是謙虛的說笑呢！「王太太，你實實在在是一個美人，別說我了，咱們還是講正經事吧！」



選美之後

「別說我了，咱們還是講正經事吧！」

意讓別人看到自己人生失意、灰暗的另一面呢？把光來的是別人所看不的亮出來，把陰暗的自己掩藏着，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做法，何況是奈施施這樣引人矚目的人物。現在，她已不是過去在父母呵護下的單純小女孩了，在上流社會打滾了一段日子，她也逐漸漸地學會了比較現實，圓滑的處世手段，她變得成熟，機警了。」江翠剛母親說。她的確把奈施施的話當成是謙虛的說笑呢！「別說我了，咱們還是講正經事吧！」

五一：努力爭取未來

絲連·懷楚

「有！」李良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「憑什麼？」她有麼不解而又好奇地問。

「就憑那天晚上的事！」他直率地答。

「多害臊！」說完，一朵紅暈泛上她的面頰，在明亮的月色下，可隱約的看出來。

「不必難爲情，都是我不好！」李良有點自疚，「我太不能控制自己了，請原諒。」

「人家並不怪你，你又何必深責。」

「你對我太好了，你不怕我以後不再理你、拋棄你嗎？」李良小心翼翼地問她。

「我不會考慮這方面的。」她搖着頭說，兩眼露出眞誠的情感，「因爲我總覺得，愛是奉獻，我是心甘情願的。良，只要你永遠記住我，我就感到很滿足了。」

「請放心，我絕不是那些負情負義的人。」他緊握着她的手，「雖然現實太殘酷了，但我仍要努力去爭取，我更要努力爭取我們未來的幸福，爲了你，爲了你對我的愛。」

十二：雨過天青

龍逸飛計劃甚是週詳，但邱千鐘那一旋之力極大，去勢又快，只見刀光過處，長褲破裂，龍逸飛的右臂已多了一道血痕！

直至此刻，邱千鐘的勢子才盡，落足地上。龍逸飛不比常人，一般人在受傷後必會因吃驚而畧爲退後，即非如此，也會稍作猶疑！龍逸飛不是如此，當他知道自己沒法閃避對方那一刀後，擰腰縮臂之同時，左手刀也隨勢劈出！

邱千鐘雙脚剛落地，「刷」的一的，龍逸飛的實刀已至，也在其臂下添了一道血痕！

邱千鐘臉色一變。「有種，再吃我一刀！」

龍逸飛哈哈笑道：「老夫一條老命就在此，有能力的便來取吧！」

一語未爭，兩人已「叮叮噹噹」地鬥了十七招，他倆以快鬥快，出龍逸飛以己之短，去擊付敵人之長，自然要落於下風。龍逸飛雙目一醒，立即把內力注在刀上，使暗動絲開對方的刀！

邱千鐘奧不及此，手中劍刀給他一絡，便連開幾尺，攻勢爲之一窒，龍逸飛立即爭取主動，每一招都帶起一片刀風。

邱千鐘接了幾招之後，也知道如此下去，自己將落於下風，但連變數次，不與對方的寶刀相觸，可是都因爲龍逸飛已大約知其刀勢變化，而預先防備，使他沒法得手。

鐘得如此，邱千鐘那口刀仍如游龍一般，倏現倏隱，神鬼莫測，龍逸飛取得優勢並不大。

忽聽司徒戰道：「孺子不可教！」

龍逸飛一怔，忖道：「我已取得上風，司徒前輩爲何仍不滿意？」

莫非他要我使出他所授的破解刀法？」心念一閃，又暗暗推翻這個看法。「不能，司徒前輩念念不忘的這件事，不許我用那套刀法免得對方有準備。」（三五三）

二一：靈魂學的突破

鄧佐治第二天中午，他前往金髮女郎碧姬居住的酒店。他在碧姬的房間內與她見面，這時的碧姬已不是江美蓮，而是她本人自己了。

碧姬是第一次與鄧佐治見面，昨晚她是被江美蓮所借用，她對鄧佐治笑道：

「似乎我們是再見，其實我是初次與你相見，我在歐洲已見過你的照片了，佐治，江美蓮死了之後，我和她接觸，她答應每一天晚上我把身體借用給她，第二天她會叫你把晚上的經過情形告訴我，」

碧姬笑笑的說道：「我先向你致謝，也十分感謝我的故友江美蓮。佐治，我在這裡會逗留一段長時間，我要你和我合作，每天中午，你抽最少一小時的時間到我這裡來，把昨晚怎樣做？怎樣做？